



费振刚 温儒敏 主编

# 百年学术

---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

( 1898—1998 )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费振刚 温儒敏 主编

# 百年学术

---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  
( 1898—1998 )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学术: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4

ISBN 7-301-03718-X

I. 百… II. 北… III. ①汉语-语言学-研究-北京大学-文集②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文集 IV. C53

书 名: 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上、下卷)

著作责任者: 费振刚 温儒敏 主编

责任编辑: 江 希 谢茂松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718-X/I·473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8号 330003)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32开本 26.375印张 700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上、下卷共 68.00元

**主 编:**费振刚  
温儒敏(执行)

**学术顾问:**

|     |     |     |
|-----|-----|-----|
| 孙玉石 | 孙钦善 | 孙 静 |
| 吕德申 | 何九盈 | 张少康 |
| 陈平原 | 陆俭明 | 袁行霈 |
| 唐作藩 | 徐通锵 | 钱理群 |
| 郭锡良 | 裘锡圭 |     |

**编 辑:**陈保亚 黄 卉

## 前 言

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1915年后改为北京大学）正式创立文科，其中设置了学制为四年的“中国文学门”，此为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发端，也是中国文学（语言）研究开始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

至今，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途程，风风雨雨，几经曲折，但无论教学或是研究，都毫无疑问称得上成绩斐然。在北大，中文系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文科大系，在全国乃至海外也是很有名气的。

近百年来，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始终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北大中文系不断突破旧有格局，形成新的学术规范，并逐步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产生了许多能代表学科发展水准的专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门人才。目前北大中文系已经发展成为有三个专业（文学、汉语和古典文献），包括五个全国重点学科和八个博士点的系，其学科构设之齐全，特色之明显，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北大中文系学术最鼎盛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以及院系调整，清华、燕京等校中文系合并到北大后的那一段时期，其在中文学科的学术建树上对全国相关的系科有过辐射性影响。所谓北大中文系的学科特色，也主要在这些时期所形成。北大中文系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涌现过一些著名的学者，有的是属于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学术的理路和风格可能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砥砺，但都对学术抱有严肃诚挚的态度，共同形成了严谨和创新的学风。这是北大中文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彰扬和承继的优良传统。北

大中文系在本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是站在前沿的，其经验得失可以影现一门学术史的脉络。我们编这部文集，首先也是看重学术史的意义，试图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同时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历史足迹。

近百年来，先后在北大中文系任过教职的学者数百人，这本文集只选取了其中最有成就和学术影响的54人，都是已经逝去的先贤。一看目录上所排列的名单就可以知道，他们不但是北大中文系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术代表，也是对本学科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先驱，其中不少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于本学科范围。限于篇幅，每位先贤只选取其一篇论作，大都是他们的成名作或代表作，有的为了照顾篇幅，则选收了文字较短的篇什。论文的选择曾反复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并经过系学术委员会和部分资深教授的讨论。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个宽泛的学科，其实又可以分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汉语史、现代汉语、古典文献和文字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也就是通常说的二级学科。本书所选的论作涉及到所有这些分支学科，许多文章的论述又非常专门化，因此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庞杂，但这种“杂”的印象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多种纹理。和当今常见到的那些大而无当的高头讲章比较起来，本书所选的众家先贤名作显得那样殷实，别有一种学术的尊严气度。如果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能从这本文集中领略到那种严谨求实而又不乏创新锐气的学风，多少识得什么是真正的大家风范，那么我们编书的第二个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然，编这本文集还有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一种纪念，我们要以这种普通的形式纪念所有那些为北大中文系的创建和发展献出过智慧与辛劳的先哲前贤，当然也包括那些文章未能被收进这部文集中的前辈老师。还当感谢所有从中文系毕业的校友以及所有关心北大中文系，为中文系建设作出过贡献的友人们。

编就这部书时，我们真的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又有一种学术

的自豪和自信，因为前辈学人毕竟给我们留下那么丰厚的学术遗产。同时，温习光荣的历史也使我们产生一种紧迫感：在新的形势下，北大历来作为“新学之冠”的地位面临挑战，北大中文系的优势地位也不可能总是无可争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兢兢业业，适应新的时代，发扬优良的学统，把前人所建树的学术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当这部文集出版时，北大正迎来百年校庆，北大中文系建立还不到百年，但也应在学校百年庆典的热烈氛围中庆祝本系近百年的成就，所以本书就取名为《百年学术——北大中文系名家文存》。

费振刚 温儒敏

1997年12月6日

# 目 录

|               |           |
|---------------|-----------|
|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 林 纾 (1)   |
| 译《天演论》自序      | 严 复 (4)   |
| 《濂亭集》序        | 马其昶 (10)  |
| 《石遗室诗话》卷一     | 陈 衍 (12)  |
| 《文学研究法》(节选)   | 姚永朴 (16)  |
| 《畏庐续集》序       | 姚永概 (23)  |
| 《诗学》绪论        | 黄 节 (25)  |
| 文学革命论         | 陈独秀 (27)  |
| 《中国小说史略》(节选)  | 鲁 迅 (31)  |
| 《中国中古文学史》(节选) | 刘师培 (49)  |
| 《曲学通论》节选      | 吴 梅 (65)  |
| 列子伪书考         | 马叙伦 (73)  |
| 《中国新文学源流》(节选) | 周作人 (81)  |
| 音略            | 黄 侃 (100) |
| 声训论           | 沈兼士 (119) |
| 广韵四十六母标音      | 钱玄同 (142) |
| 庄子琐记          | 刘文典 (149) |
| 传记文学的歧途       | 杨振声 (159) |
| 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     | 刘半农 (165) |
| 文学改良刍议        | 胡 适 (172) |
| 《国语学草创》(节选)   | 胡以鲁 (182) |
| 新声韵学家对于等韵之研究  | 赵荫棠 (190) |

|                             |           |
|-----------------------------|-----------|
| 关汉卿行年考 .....                | 孙楷第 (207) |
| 《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 ..... | 罗常培 (213) |
| 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 .....            | 杨 晦 (221) |
| 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 .....           | 游国恩 (234) |
| 中国文法中的系词 .....              | 王 力 (255) |
| 古优的影响 .....                 | 冯沅君 (321) |
| 《红楼梦》底风格 .....              | 俞平伯 (342) |
| 毛公鼎“朱黻、葱衡、玉环、玉璫”新解 .....    | 唐 兰 (353) |
| 《十韵汇编》魏序 .....              | 魏建功 (361) |
| 《谈新诗》(节选) .....             | 废 名 (433) |
| 论中国创作小说 .....               | 沈从文 (451) |
| 汉语方言概要 .....                | 袁家骅 (472) |
| 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 .....             | 岑麒祥 (511) |
| 八仙考 .....                   | 浦江清 (526) |
|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              | 吴组缃 (556) |
| 《春秋左氏传》研究 .....             | 杨伯峻 (602) |
| 《训诂学概论》(节选) .....           | 齐佩容 (646) |
| 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 .....             | 高名凯 (711) |
| “文”义探原 .....                | 季镇淮 (723) |
| 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 .....          | 周祖谟 (740) |
| 论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关系 .....     | 王 瑶 (772) |
| 说“的” .....                  | 朱德熙 (799) |

## 废 名

废名(1901—1967),现代作家,文学史家。本名冯文炳,废名是他的笔名,湖北省黄梅县人。“五四”时期,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语丝”社,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37年。抗战后,离开北京大学回到故乡,从事小学和中学教学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回北京大学,历任副教授、教授。1953年调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并曾任系主任。

废名二十年代初从事创作,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5—1932年陆续出版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枣》、《莫须有先生传》、《桥》。1933年后转入学术研究,著有《跟青年谈鲁迅》、《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等专著和论文。1957年出版了《废名小说选》。

## 谈新诗(节选)

### 三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

现在我想从《尝试集》里挑出一两首诗来,这种诗都是作者自己认为“白话新诗”的,然而我觉得这种新诗的诗的内容不够,从反面来

说明我所认定的诗的内容要紧。例如《一笑》这一首：

### 一 笑

十几年前，  
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  
我当时不懂得什么，  
只觉得他笑的很好。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只是他那一笑还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

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  
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  
有的人读了伤心，  
有的人读了欢喜。

欢喜也罢，伤心也罢，  
其实只是那一笑。  
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这首诗，我从前也曾喜欢过，后来有一回无意间翻阅到这一首诗，我觉得这种诗只是调子，即是可以不必写那么的四节十六行，作者将一点“烟士披里纯”敷衍成许多行的文字而已。我说“敷衍”，一点没有含不好的意思，我只是说这首诗乃作者铺张成篇而已。第一

节里的四行还没有什么，到了第二节三四两句，“我不但忘不了他，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我以为是凑句子叶韵。第三节也不切实，到了“欢喜也罢，伤心也罢，其实只是那一笑”，简直是做题目，虽然作者未必是成心做这一个题目。总之这个诗的内容不够，因之这首白话新诗失败了。又如这一首：

### 应 该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作者自己在《谈新诗》一文里引了这首诗，他说这一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旧体诗大约表达不出，可是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戏剧里确最容易表达得出，若以之作新诗，结果只有几层意思，似乎没

有什么诗的情绪了。中国的旧诗似乎根本上就不表现“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些意思，若其所能表现的东西确乎比《应该》更成其为诗。唐诗人张籍有一首诗，胡适之先生曾用白话翻译过，原作末二句：“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虽然不像白话诗《应该》那样表达许多意思，却是很能表情的了。《尝试集》里有一首《小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又如：“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我读之都能感着真实。若《应该》这一首，虽然诗体是解放了，但这个解放的诗体最不容易属假，一定要诗的内容充实。如果逢场作戏，随便写点玩玩，（但不能随便说旧体诗）当然也没有什么，如《尝试集》里《梦与诗》这一首：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像，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这只可谓之在诗国里过屠门而大嚼了。因了这个《梦与诗》，还有一首《醉与爱》，我现在也不抄引，免得多占篇幅，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的新诗一定要表现着一个诗的内容，有了这个诗的内容，然后“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要注意的这里乃是一个“诗”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其实在古人也是“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他们的诗发展了中国文字之长，中国文字也适合于他们诗的发展，——这自然不能把后来的模仿诗家包括在一起说。然而，这些模仿诗家都可以按谱行事，旁人或者指点他说他的诗做得不行，但总不能说他不是诗，因为他本来是做一首诗或者填一首词。新诗则不然。新诗没有什么诗的格式，真是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了，然而做出来你说我不是诗呢？这里确是有一点无可奈何。有些初期做白话诗的人，后来索性回头做旧诗去了。就是白话诗的元勋胡适之先生，他还是对于做旧诗填词有兴趣的，我想他还是喜欢那个。这些初期白话诗家，都是会做文章的人，他们善于运用文字，所以他们的白话新诗，有时并无啥意思，他们却会把句子写得好，如《醉与爱》里头的句子：

爱里也只是爱，——  
和酒醉很相像的。  
直到你后来追想，  
“哦！爱情原来是这么样的！”

我们初读之不觉得这里是凑句子叶韵，便因为“爱里也只是爱，和酒醉很相像的”这种句子写得很自然。实在新诗这样写下去已经渐渐走到死胡同里去。后来有些新诗，我们读着觉得非常之刺眼，这些作新诗的人，与旧诗的因缘少了，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虽也不会是“诗余”，也不会是新诗的古乐府，他们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缠过脚再来放脚的妇人，然而他们运用文字的工夫又不及那些老手，结果他们做出来的白话新诗，有点像“高跷”下地，看的人颇难以为情。我且从《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里举出这种高跷式的新诗模样来，如刘梦苇《万牲园

的春》首四行：

碧绿的秋水如青蛇条条，  
蜿蜒地溜过了大桥小桥：  
被多情的春风狂吻之后，  
微波有如美女们底娇笑。

刘君是已故诗人，大约我说错了也无从对证罢，然而我总觉得“青蛇条条”与“大桥小桥”的句子很可笑。其实这样的句子在当时还不算十分难看的，这种诗到底还是经过选家选择来的诗。我再向我的朋友程鹤西“射他耳”一下，《新文学大系·诗集》也有他的一首诗，题作《城上》，首两节八行为：

天半铺着几片薄云，  
微风涟漪似的荡漾。  
傍过垒垒枯寂的荒坟，  
我们登到永定门西的城上。

城内深没人的芦荻  
浩浩，潇潇；  
遥想故乡此日，  
正连阡穀绿迢迢。

新诗如果这样造句子，这样的新诗可以不做。鹤西后来果然不写这样句子的新诗了，在别方面耕种了他自己的园地。这种现象，大约是《尝试集》以后必然的现象，大家确乎是诚心在那里“尝试”。不过老牌的《尝试集》表面上是有意做白话诗而骨子里同旧诗的一派结了不解之缘，后起的新诗作家乃是有心做“诗”了，他们根本上就没有理会

旧诗,他们只是自己要做自己的诗。然而既然叫做“做诗”,总一定不是写散文,于是他们不知不觉的同旧诗有一个诗的雷同,仿佛新诗自然要有一个新诗的格式。而新诗又实在没有什么公共的,一定的格式,像旧诗的五言七言近体古体或词的什么调什么调。新诗作家乃各奔前程,各人在家里闭门造车。实在大家都是摸索,都在那里纳闷。与西洋文学稍为接近一点的人又摸索西洋诗里头去了,结果在中国新诗坛上又有了一种“高跟鞋”。我记得闻一多在他的一首诗里将“悲哀”二字颠倒过来用,作为“哀悲”,大约是为了叶韵的原故,我当时曾同了另一位诗人笑,这件事真可以“哀悲”。我那时对于新诗很有兴趣,我总朦胧的感觉着新诗前面的光明,然而朝着诗坛一望,左顾不是,右顾也不是。这个时候,我大约对于新诗以前的中国诗文学很有所懂得了,有一天我又偶然写得一首新诗,我乃大有所触发,我发现了一个界线,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这与西洋的“散文诗”不可相提并论。中国的新诗,即是说用散文的文字写诗,乃是从中国已往的诗文学观察出来的。胡适之先生所谓“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个论断应该是很对了,然而他的前提夹杂不清,他对于已往的诗文学认识得不够。他仿佛“白话诗”是天生成这么个东西的,已往的诗文学就有许多白话诗,不过随时有反动派在那里做障碍,到得现在我们才自觉了,才有意的来这么一个白话诗的大运动。援引已往的诗文学里的“白话诗”做我们的新诗前例,便是对于已往的文学认识不够,我们的新诗运动直可谓之无意识的运动。旧诗词里的“白话诗”,不过指其诗或词里有白话句子而已,实在这些诗词

里的白话句子还是“诗的文字”。换句话说，旧诗词里的白话诗与非白话诗，不但填的是同一谱子，而且用的是同一文法。“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细雨梦回鸡塞远”，“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都是诗词里特别见长的，这些句子里头都没有典故，没有僻，字没有代字，我们怎么说它不是白话，只是它的文法同散文不一样而已。我们要描写半夜里钟声之下客船到岸这一件事情，用散文写另是一样写法，若写着“夜半钟声到客船”，便是诗了，我们一念起来就觉得这件事情同我们隔得很远，把我们带到旧诗境界去了。中国诗里简直不用主词，然而我们读起来并不碍事，在西洋诗里便没有这种情形，西洋诗里的文字同散文里的文字是一个文法。故我说中国旧诗里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有一个情形可以令我们注意，三百篇同我们现在的歌谣都是散文的文法。）旧诗向来有两个趋势，就是“元白”易懂的一派同“温李”难懂的一派，然而无论哪一派，都是在诗的文字之下变戏法。他们的不同大约是他们的词汇，总决不是他们的文法。而他们的文法又决不是我们白话文学的文法。至于他们两派的诗都是同一的音节，更是不待说的了。胡适之先生没有看清楚这根本的一点，只是从两派之中取了自己所接近的一派，而说这一派是诗的正路，从古以来就做了我们今日白话新诗的同志，其结果我们今日的白话新诗反而无立足点，元白一派的旧诗也失其存在的意义了。我前说，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文字，旧诗之诗的价值便在这两层关系。由词而变到曲，这个关系显明的替我们分解出来了，元曲的内容岂不是叙事描写（散文的）而其文章是韵文（诗的）吗？于是旧诗露出了马脚，索性走到散文路上去好了。其实这个线索在胡适之先生所推崇的白话诗家苏辛的诸人手下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如苏轼的《哨遍》引用陶渊明文章里的句子填词，辛弃疾的词乱用古书成语地方更多，刘克庄词“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的句子，都是痛快的写起散文来。这里确是很有趣，胡适之先生所推崇的白话诗，倒或者与我们今日新散文的一派有一点儿